故喪至六日而後即位季氏魯之大逆也定公以公
弟受賊臣之立惡之大者書即位著其自立也
胡安國曰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
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
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攷之成
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
宮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
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謝湜曰昭公雖死於外與隱閔遇難不殊春秋書葬者罪魯國不以季氏為逆也季氏吾君之仇也出其君而魯國莫之討也君死於外而魯國莫之疾也定公受其位而安之臣子受其葬而安之君臣之義廢矣書昭公之葬所以罪魯國之安季氏也春秋賊不討君不書葬昭公書葬則變例於終以起義也

九月大雩立煬宫

暴其辜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謝湜曰楚子納尹氏王子朝病蔡拘蔡侯其罪在所討也晉定公以王命合諸侯于召陵將以伐楚也然諸侯不能明大義以伐有罪乃以冦暴之師侵之而已可以正楚而服之哉召陵之會書侵楚罪諸侯之不正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

再興晉既不能與蔡救患方且求貨於蔡侯自此晉失
覇蔡被子常求貨無厭見晉尚稱覇主所以赴愬今
晉之執政又求貨於蔡侯是脫子常於楚又見子常
於晉他到這裏事窮計迫安得不歸命於吳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謝湜曰沈不會召陵沈人之失也滅其國以其君歸
既歸而殺之蔡公孫姓之虐也將討不仁而反為不仁
將討不義而反為不義前書侵楚後書滅沈召陵之

師暴亂不法其惡見矣

胡安國曰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

其善故盟稱諸侯

胡安國曰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臯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

杞伯成卒于會

謝湜曰方用師則書卒于師師退而盟則書卒于會

久矣柏舉之戰吳人願致其力故蔡雖微弱蔡侯能役吳子而用之也吳稱子著其强也楚稱人著其惡也蔡與吳稱以示其得吳之死力也晉侯以蔡之難假王命大合諸侯將以伐楚也然召陵之會以寇盜侵之而已未能聲楚之罪而服之也蔡侯獨以吳子之力乃能一戰楚師而敗之以至楚人震懼囊瓦出奔然則列國討罪反不若吳人制楚之暴也召陵書侵楚柏舉書師敗績罪中國之衰也

之射御戰陳這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南蠻中之豪傑

庚辰吳入郢

謝湜曰吳之敗楚也吳已制楚之暴矣以義正楚而服之中國之道也入其國夷其宮徙其器撻其墓則其暴又甚於楚入郢稱吳狄之也險之不可負也久矣楚人恃江山之固自以為若磐石之安也然吳自

柏舉一勝十日遂入郢都有國者不可不戒也

胡安國曰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

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施於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呂祖謙曰吳之伐楚所以入郢幾於滅楚論其源流固有自來自子常為令尹貪冐信讒所以致亡之道固非在於交戰之日然當時所以致敗所以速亡蓋自有說當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

心聽司馬之謀勝敗尚未可知亦未至於亡國惟其私心疾忌謂楚惡已而好司馬怕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子常於國家危如累卵之時尚且忌賢疾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國家之安危此其所以亡大抵看古今亂亡之由無不由立朝之臣以私意忌克所以看史皇謂子常子必速戰不然不免諷味他這幾句楚安得不亡以此一段看秦漢之後五代以前所以亡國同出一轍往往皆此心當時子常背司馬

之約先戰屢戰屢敗至於柏舉之戰楚師大敗子常奔鄭吳自此入郢當時史皇獻謀不用以其乘廣死楚之幾亡生於楚人惡子而好司馬之一言雖區區能死不過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諒本不足論看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間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便是李林甫盧杞所說之語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他

便自死於軍後面一叚便是張廵顔杲卿一等人便是張廵顔杲卿口裏説話何故史皇之為人半正半邪此叚終至於自死也不是大叚姦偽底人尚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曾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一箇知恥畏義底人縁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為學者深戒看後面狗社稷也縁平日不克私

意所以至此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者須切近看這般事

五年春王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謝湜曰患難相救禍災相恤荒歉相賙諸侯之吏事也故蔡饑而魯遺之粟曰歸

於越入吳

謝湜曰於越越之別封也吳知郢之利在前而不知越之患在後故吳子涉千里之險入郢於越乘一朝

微至幽王而七十世矣魯自宣公三家始强季氏自武子至桓子制於家臣四世矣希不失者不必皆如之其大略不過此矣

謝湜曰桓公之年書公子翬宣公之年書公子遂定公之年書季孫意如以著三公之逆也意如書卒罪魯國不以意如爲逆而討之也春秋卿逆不書卒意如書卒則變例於終以起義也

胡安國曰内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

以陪臣之微秉一國之政論季氏是强家大族在平
子時親逐君非不強何故身死未幾便爲陪臣據其
家如此之速因是說道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又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自陪臣出僭亂之萌
既開彼此相傚天下之大勢都如此須又自就著實
處看魯之權所以在大夫者何故正緣有慶父襄仲
之難所殺者三君季友與季文子有定君之功自此
專權因成弒君之亂此權所以在大夫季氏之權所

丹藥相似後來血氣既衰未有不為癰為疽反以喪其軀者當時雖得他不義後來為其不義所敗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蓋為此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謝湜曰伐而不服故圍之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謝湜曰許自易都避難凡四遷形勢日削不可以為國故鄭滅許

謝湜曰魯以僖公先閔逆祀久矣定公始以昭穆正先公之位而順祀焉書從祀著復正也祀有典禮從則順不從則逆從者順之本也故從為順

胡安國曰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

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傳可知矣故寶玉大弓書盜竊著其失守國之道而危之也凡為穿窬而肆害取物者盜之所為也陽貨蓄邪心以攘國寶故書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

謝湜曰謂之得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寶玉大弓先王之所賜先公之所寶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也子孫能有其物則國安不能有其物則國危竊之書得

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識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又曰春秋於寶玉大弓失之則書於策得之則書於策此二物者未繫存亡何其書法若此之謹也先王分器所當世守而盜得竊之則不恭亦甚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謝湜曰五氏晉地罪其非事而出故書次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非禮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

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衞

謝湜曰士鞅侵衞衞不能服故鞅圍衞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程頤曰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

謝湜曰田不書我者鄆龜讙陰本非魯舊故也歸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故也德之悦服人心久矣夾谷之會孔子以德左右其君以禮退

裔夷之俘止嘉樂之享以義黜優施之亂正司馬之刑方是時兩君之禮嚴肅順備而不敢偷兩國之衆恭恪震疊而不敢慢文德武威於此兩立矣故夾谷之會方退齊人畏恐服義而歸我以所侵之田也

胡安國曰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郤

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
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
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
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
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
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
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又曰鄆讙龜陰之田本魯田也始失其地不書于策者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春秋義存君親故特諱而不書以掩魯侯之辱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謝氏曰郈叔孫氏邑陪臣據邑叛國故二卿圍郈夏圍不克故秋復圍之以二卿之力郈邑至於再圍則

郈之强大耦國可知矣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胡安國曰郈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强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强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

至於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

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

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

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謝湜曰宋景公失御臣之道故左右大臣以大惡相

繼出奔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謝湜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故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湜曰齊來歸田故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謝湜曰仲佗石彄首惡構亂公子辰不能拒絶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毋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

胡安國曰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

呂祖謙曰冬及鄭平始叛晉也當此時晉之屬國皆不屬晉如衛又自去年叛今魯又來平鄭諸侯皆無從晉者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謝湜曰郈也費也成也三家之邑也魯自宣公以來三家專政邑城過制勢擬國都及三家之微也陪臣恃都邑出為背逆三家復不能制故或以郈叛或以

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問群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為之耳

或又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

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如陳恒弒齊君孔子沐浴而告魯公又告桓子事勢可見

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始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奈魏博衙兵何假朱温之勢以除之既除衙兵而魏博之勢

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曾做得成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謝湜曰費季孫氏邑費尤强故二卿帥師墮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

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

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吕祖謙曰侯犯以郈叛須看初間都無此緣昭公出奔後魯國大變都無綱紀所以如此

又曰孔子為政於魯墮三家都邑考當時本末自有次序所謂二家都邑自常人論之必疑變不可知然考當時事端初不發於仲尼乃仲由爲季氏宰發此

議又是三家既有此議後來論之卻言仲尼不自為
謀恐三家萬一不從傷威損重不可復令魯國若使
仲由為之從則公室之權自此振不從則不過不從
家臣之言仲尼之禮貌未損魯國之威權未沮為此
論者亦未免為利害所奪亦未知聖人為政夫子之
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
而萬物覩仲尼在上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
不感況仲尼是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所以

為墮都之議而叔孫氏季氏皆從郈與費此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盖聖人在上他自有所感動仲由特發耳然兩都既墮獨公山弗狃負固而弗服何故此閉固難感者所以雖用兵未克如三苗逆命一般若仲尼終為政於魯則閉固者亦須服又將此事反覆論之當仲尼為政公室之權雖未盡收已不見公室與三家之異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為仇讎到此能與三子入宫登臺當倉卒變亂之時敢如季氏之宫

微矣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而恃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乃至屢圍而不克師師墮之費郈則墮矣成猶强不服是以公圍而不果墮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費斯得其義書此足以見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於禮哉

謝湜曰成孟孫氏邑魯將墮三都三卿墮郈墮費矣

成猶強難服故公出墮成其墮成也卒於圍之而止書圍成著其不能墮也公不能亦孟孫有中輟之心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

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為而過者無可為而不及者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則必畜養蕃為宰而親民則必制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遷載孔子言行不

得其真者尤多則未知其所以得實録之名者何故
朱熹語録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
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卻何故圍成當時夫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
歛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
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别有處置也
又曰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爲孟氏所覺遂不
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强强者墮之而弱

者反不可墮者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旣
不可墮夫子如何别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
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别有道理

春秋集義卷四十七

春秋集義卷四十八

宋　李明復　撰

定公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謝湜曰垂葭衛地

夏築蛇淵囿

謝湜曰築囿于郎築囿于蛇淵著其妨民也

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閒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呂祖謙曰晉范氏中行與趙氏相攻觀始者作亂之由與後來范中行氏之所以敗趙鞅之所以再入看此曲折斷之一言不過私之一字若致亂之由是當

趙鞅欲邯鄲午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緣此作亂范氏助他所以致亂之由只緣趙氏豐植其私邑私邑强大到得范中行氏所以邯鄲午亦非有公心正緣午是荀寅之甥荀寅又是范吉射之姻親黨更相助到得趙鞅奔晉陽後來韓簡子之徒言於公欲逐荀寅范吉射之徒亦非有正國家之刑其端亦私意乃欲以私愛立梁嬰父為卿故欲逐范氏代其位韓簡子亦與中行文子相惡欲乘間

逐之范氏助私黨韓氏報私怨外面若欲振綱紀其實是私以此知晉室之亂舉六卿雖或勝或負或存或亡通是一箇私意為國盡皆私意無一人為公晉安得不亡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謝湜曰趙鞅叛晉陽荀寅士吉射叛朝歌權臣不率甚矣晉國之亂可知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

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内
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縁衛貢也樂祁
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
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
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謝湜曰趙鞅韓晉之强宗也趙鞅之叛法所不赦韓

魏為鞅請而復之定公不能察治乃以韓魏之請釋其罪復其職還其爵邑使鞅復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謝湜曰靈公不道南子亂國故公叔戍趙陽以欲去夫人之黨得罪出奔

胡安國曰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謝湜曰頓日微弱又得罪於楚故頓為楚滅

夏衛北宫結來奔

謝湜曰結戍之黨故出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謝湜曰檇李吳地吳將攻越越潛兵入檇李敗之

又曰光吳子闔廬

胡安國曰按左氏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先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

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吕祖謙曰檇李今之秀州又云吳與越戰越王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到此吳方為越所敗闔廬傷而死吳之陳所以如此整乃當時申公巫臣孫

武之餘教何故他當時適吳舍偏兩之卒於吳教他伍乘之法後來又從孫武教宮人戰陳斬其犯命者則陳法吳人講之精雖闔廬末年尚承餘教遺習以越之剽悍輕易猶畏不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無法制何故越出奇計變吳人耳目終為所敗蓋兵有正奇正則可効奇則不可効所謂行列卒伍分布之法故可傳到得千變萬化移換耳目則不可教若使巫臣孫武在則必不到陳亂地位無巫臣孫武之臣徒

守巫臣孫武之法便到敗處以此知天下之事固有可傳有不可傳者闔閭既敗死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其復讎之志甚堅惟其立志之堅所以幾滅越國後來何故爲勾踐甘言重幣所誘聽太宰嚭讒臣之説志滿意得終爲越滅若以常理論之坐薪嘗膽之時爲之則易志滿意得之時持之甚難然觀夫差本源發處其志已不全了所以常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

是常要人喚省他使其志堅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
濕如江河之不可轉移則復雖之念豈有間斷今必
待人提起他意思則知他當時工夫已自有間斷隔
絶處了所以終至於志滿意得為越所敗滅學者觀
此事最當警戒今學者能親直諒之友朝夕警省亦
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須以夫差事自警見得人終
靠不得志滿意得地位便自見學者做工夫須到不
待人地位方堅固

助何故不勝蓋當時三分只有一分屬范中行氏二分尚在四郊所以難成又看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之徒皆惡范中行氏事見十三年范中行氏雖盛終敵不得四家去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謝湜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謝湜曰石尚天王之士故書名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也古者諸侯以時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於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則必與之同其樂故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脤肉親魯而歸之失禮之大也脤膰以同姓為主所賜非特同姓而已

楊時曰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必同姓異姓也如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已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謝湜曰左氏謂蒯聵謀害其母出奔而春秋不絕其世子然則蒯聵之禍蓋出於南子之譖也書世子出奔所以著靈公之惡也南子婦德不修甚矣其惡世子而欲去之亦久矣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靈公聽南子之譖不能為世子審察以致出奔故出書

世子納書世子所以明蒯聵未失世子之道也

楊時曰衛世子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奔宋已而之晉趙氏靈公怨其出奔也謂少子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立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人立輒為君昔者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則世子而立嫡孫禮也然則郢之讓輒之立正也趙簡子欲入蒯聵而衛人以立郢拒之不得入

夫蒯聵得罪於靈公出奔不宜有衛也衛人以輒為
君矣則其拒之宜若可然故冉求以為問夫君子居
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國君乎居衛而問衛君宜夫
子之不告也故子貢以夷齊問之夫伯夷叔齊孤竹
君二子也伯夷兄也叔齊弟也父欲立叔齊而叔齊
以伯夷為兄而讓之伯夷以為父命也不受而逃去
故國人立其中子而夫子賢之子貢以是知其不為
衛君也何以言之蓋為臣而不命於其君為子而不

受於其父而有其國義之所不與也雖伯夷為兄叔齊讓之猶弗受也况得罪於其父乎則蒯聵不宜有衛明矣夫人以靈公之命而立郢則郢受之可也而以輒在為辭其庶幾叔齊之義乎然輒之立以蒯聵嘗為世子故也蒯聵未嘗為世子則郢何辭焉而輒亦何自而立耶故春秋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書世子所以罪輒也然則蒯聵之入為輒者宜奈何去位從之可也拒之不可也國人拒之而立郢

則其義兩得矣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夫惡父子之爭雖庸夫愚婦知之矣而謂求賜之賢必待問而後知耶失其旨矣

尹焞曰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位孔子賢夷齊則其不為衛君也可知矣

胡安國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

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戕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張栻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輙之事國人論之以為蒯聵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而輙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

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弱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謝湜曰郊以寅月五月辛亥郊四月辛巳郊著其失